

[洛城笔记]

非典型旅游

□马继远

长假期间,回乡探亲,我决定来一次非典型旅游,到家乡那些少有人问津的山川、乡村走走。

家乡洛阳作为千年古都,所辖县区许多看似无名的山川、乡村,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,让我的此番游历别有韵味。

住在洛阳市区西边的宜阳县城里,锦屏山必定要去。这座如屏风般伫立在宜阳县城南部的小山,据说过去柏林如海,古木参天,体如雕琢,色如翡翠,则天女皇还曾挥毫题写“锦屏奇观”四个大字。

与友人一块儿登锦屏山,高中时代登山走过的路已完全湮没,我们费力穿过山南坡的草丛,抵达山脊,像从前那般沿山脊而行,极目欣赏两侧的风景。南望,群山连绵,绿海林涛。北望,小城风光尽收眼底。

多年未登顶,小城变化很大。南北两山对峙,洛水碧波中流,街巷纵横交织,新建的红顶楼房中矗立着不少高层建筑,飞跨洛河的大桥从一座变成了四座。天蓝云白,风清气暖,我们站在山巅,临风观景,叹往慨今,久久不愿下山。

锦屏山上古时有不少寺观,惜已全毁。而今在开山形成的嶮(chán)岩绝壁间,民间香客信徒因势就简,重建了不少寺观。这些寺观虽简陋,但进去走走,也别有感触。

山腰有个小洞,塑有神像,名曰“狐仙洞”,洞口的对联却是“千年生态,万代流芳”,环境保护和狐仙传说的混搭,令我颇觉神奇。在祭拜姜子牙的姜公庙里,供着关羽的小铜像。在香山寺、老天爷洞,殿宇都很简陋,神像都不高大,可看过这些,我对民众在信仰方面的广泛接受度和融合度大为叹服。

一个阴雨天,我与友人去洛阳北面孟津县横水古镇看明清古建筑。几十座青砖灰瓦的老宅,夹杂在村民居住的红砖墙、水泥顶的平房中。细雨霏霏,老宅于寂静中透着沧桑,而村民居住的现代平房内,不时传出人声、鸡鸣、狗吠。历史与现实,传统与生活,在乡道旁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村镇内,相伴而生,并行着走向未来。

同样让我触摸到沧桑的,还有洛宁县小界乡的李家原古村落。在去嵯峨山的路上,看到路旁电线杆上的指示,我们临时绕了进去。问村民,说不知道什么古村,只有五棵千年古槐。我们找到其中三棵古槐,果然气势非凡,树身需二人合抱,枝干黧黑苍劲,树叶苍翠繁茂,人站在树前,顿觉十分渺小。

古树边上座座青灰瓦顶、黄土坯墙的房子,看着有些年头了。在老槐树的守护下,隐藏于嵯峨山山岭间的这个偏僻村庄里,人和土瓦房历经风雨,生生不息。

少不得要吃美食的,在外地朝思暮想洛阳的美食,有机会了自然要大吃特吃。

牛肉汤、羊肉汤、豆腐汤、不翻汤、胡辣汤……轮流喝个遍。到了孟津横水,横水卤肉必须吃。去洛宁玩,洛宁蒸肉、洛宁酸牛肉可不能错过。别具风味的“三皮一线”(凉皮、米皮、擀面皮、米线),烧烤,涮肚片,抽空也得过把瘾。离乡仅数年,再次尝到这些美食,我满怀新鲜和乐趣。旅游的意义,岂不就在于此?

[至爱亲情]

给父母“寄”书

□三川舟子

中秋节,万家团圆的日子,天没亮我便起床了。雨从头天开始下,不急不缓。

母亲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,我们一大家人要到坟上去祭拜。

坟地就在康河东岸。村里人去世了都会来这里,在地下毗邻而居。父母住在爷爷奶奶的脚头,往西是三爷二爷的墓地。

父母的地下小屋在路南约十米处,离路这么近,剩余的地已不多了。那年清明扫墓,从大城市回来的堂弟突然问,将来我们住哪儿?

父母的坟头被平掉了,这里成了庄稼地。玉蜀黍收罢,大型机械就在父母地下小屋的上边隆隆地过来又过去,一遍遍地平整土地,以备播种麦子,坟头便没了踪影。

好在,多年前,弟弟在那里栽了一棵柏树,枝叶苍翠。这棵树成了父母的化身。

我们没请先生做法事,没请大戏,也不立灶宴请亲戚朋友,单我们一大家子,来坟上告慰地下的二老。

雨还在下。怕踩踏了别人家犁好的田地,家人就一字排开,把纸扎传到坟前。纸扎是大姐小妹买来的,这是乡下的风俗,好让那边的二老过得舒适些。那边人也多,怕父母收不到,每件物品的正面都写着父母的姓名,如同邮件。

妹妹摆好供品,燃上香烛,从袋子里取出冥币、金银锡箔,准备点燃跪拜。这时,她对我说,哥,这袋子里有本书。

是有本书,是我特意放进去的。

那是我为自己,为家人,也是为父母写的一本书。我想在父母的坟前,将这本书连同那些纸扎一同烧掉,让父亲读给母亲听。

这个想法在我心底藏了许久。二十多岁时,每在报上发一篇小文,我都兴奋地拿给父亲看,收到退稿信,也拿给父亲看。父亲鼓励我,让我多读些书。父亲也有一些藏书,政治的、经济的、文学的,都拿来给我读。母亲不大识字,却会讲故事。冬夜里,我们围坐在火盆前,一边剥玉蜀黍,一边听母亲讲从外公那里听来的故事。我们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做人,传承了老人们的善良和朴实。在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日子里,我很兴奋,常和朋友们开怀畅饮,醉了就哭,一遍遍地说,待书出版后,定要到坟上给父母一本,让老人见一见他们儿子写的文字……

父母很普通,和乡下千千万万的父母一样,平凡得如同路旁的两棵树,或者田间的一片庄稼,抑或遍野的青草。就是这样普通的父母,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。我们当中有戍边的,有做工的,有教书育人的,大家都传承了树的挺拔与伟岸,庄稼的憨厚与朴实,野草的青葱与芳香。是故,父母是伟大的,至少在我们心中是这样的。

雨还在下。

一家人都默不作声,看着我将书一页页撕下,慢慢撒到火里。书纸化成缕缕青烟,纸灰若蝶,翩翩几下,就被雨水打湿,落在坟头。

我给父母磕头,心里说,爹呀,娘呀,我们都过得很好,不用挂念。你们寂寞了,就读读儿子的书吧,书里记录着家人的生活呢!

全国作家 写洛问老城

■中共老城区委、老城区政府 协办

我与老城的交集

□微澜

小时候,我认为洛阳就是老城,老城就是洛阳。

20世纪70年代初,我二十来岁,在孟津朝阳锻压厂工作。星期天,我们几个姑娘总爱结伴来老城逛街。我们搭上厂里的大卡车,站在车斗里吹着风,冲下后河,爬上吕祖庵,来到五股路,经小北门进老城。记得那时老城有许多小巷,曲里拐弯的。我这个路盲老是迷路,返回时,也老是来回转悠几趟才能回到小北门。

1973年5月1日,我和对象准备结婚,专门到老城的东风照相馆照相,然后到商店买东西。我俩出这店进那店,觉得老城真大,真繁华,东西真多。他对我说:“你看中啥买吧。”我心想:“你看中啥也没买,那可不是东西太多挑花了眼,而是他太实在,一直等我开口,我有点儿矜持,就是不说。后来,我自己来老城买了一块华达呢裤料,一块白底绿花的衬衣料,到国泰服装厂做了一条裤子、一件衬衣,就是结婚礼服了。”

转眼到了80年代,妹妹找了个家在老城的对象。结婚那天,我作为送亲队伍的一员,来到妹妹的婆家。她家在西大街中间往南的小街上,一个独门小院,瓦房、木格门窗、砖地,婚礼很热闹。

第一次吃老城的婚宴,八仙桌,长板凳,摆上八个冷盘,热菜一碗一碗端上,味道酸、甜、辣,各有特色。正吃得热闹时,端菜的小伙儿端上一碗醋,我们不知道啥意思,懂老城风俗的人忙说:“娘家要给厨掌封礼,不然以后的菜不是咸就是淡。”

90年代,我和老公都调到吉利区工作。节假日,我们带着孩子,经东花坛到老城,这时的老城,路宽了,楼高了,老街通畅了。我们到东华大酒楼吃饭,到真不同吃水席,到青年宫看电影……不知不觉,我们已结婚25年,老公领着我来到十字街的八角楼金店,为我挑了一枚细细的白金戒指,还开玩笑说:“结婚到银婚,礼物一并送。”在孩子们的撺掇下,我们还到影楼拍了婚纱照。

2003年,我和老伴儿退休定居在洛阳市区,成了名副其实的洛阳人。我俩逛老城说走就走,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我们有时从丽景门进,沿着西大街往东漫步,看看古玩,瞅瞅字画,尝尝小吃;有时背着相机走街串巷拍老景、拍街貌、拍新鲜事……贪婪地想把老城的一切都装进镜头;更多的时候,我们去逛那些博物馆、景区,体会洛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

我和老城的几十年交集,已深深地融进心底。



关注“晚报副刊精读”,
欣赏《三彩风》
佳作